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七回 火老鴉設計散相思 花蝴蝶窮探春消息

話說這馬上墜鞭的官人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朝中第一有權有勢、位至太師黃潛善的第三個愛子。取名黃金，是妾所生。這黃潛善見汴京不能保守，要為子孫計，因知這漢陽是魚米之鄉，遂收拾宦囊，打發他母子出來，在城內斜石坊居住。這公子年紀甚小，止得二十上下。所愛的是飲醇醪，喜的是美婦人。自正妻以下，美妾俏婢充滿房幃，其心猶有未足。又蓄養幫閒，出入跟隨僕僕，合城官長無不尊敬。遂使心腹專在外面打聽人家婦女姿色。若有姿色，不管他有夫無夫，必要千方百計設謀到手，方才遂心。故此人起他綽號，叫他是「花花蝴蝶快活三郎」。這日，在東門外聽鶯莊同人玩耍，住了數日，忽想起來家，遂上馬入城。不期到了這豔冶街，忽見這樓窗美婦，兩下注目，故意墜鞭拾鞭，直看送了這婦人立了進去，方信馬而走。因看明了這家門面，不勝驚驚喜喜。暗想道：「我家中姬妾雖多，怎及得這婦人色豔如花，嬌如落雁。須得圖謀到手，才遂我願。」不一時到家，眾幫閒也就後到。

公子坐下，便將所見婦人細細說出道：「我眼內也經過了多少婦人，從不見這般美色，使我心魂飄蕩，至今還沒定止。你們可為我計較到手，決然賞賜非輕。」眾幫閒聽了，各暗暗吃驚，只得說道：「方才公子先來，我們在後，已聽各街坊人說，公子見了這婦人十分留情。但這婦人，我們也曉得漢陽城中數一不數二的標緻婦人，只這條豔冶街名色，因她生得嬌豔起的。如今她的對頭狠，是個太歲的老婆。我們勸公子息了這個念頭，莫去太歲頭上動土。」公子聽了，作怒道：「你這乾人好胡說！我見她門首是個穿紫珠翠，一個小戶人家的婦人。什麼太歲、小歲！可知我公子，正要撞太歲才有個想頭。」眾幫閒聽了，一齊笑說道：「公子不要認錯了打抽豐、撞木鍾的太歲，內中實有個緣故，怎曉得她的丈夫來歷。」公子道：「有什麼來歷，可說來我聽。」眾幫閒道：「她的丈夫姓邵名元。他父親是朔方人，當日在我這裡鎮守城池，在此繼娶他母親，夢見太歲入房，養了他下來。十歲亡母，不一年，他父親不肯謀為，被人遷調到玉（雁）門關去鎮守。因不便帶他去，遂寄養在母舅家中。向來並無消息，近日聞得他父親與金兵抵敵，被難而死。這邵元在母舅家長成，果是將門之子，生得十分勇力，行兇恃性，在街坊專打不平。若不見機，往往吃他虧苦。他母舅也禁管他不下。又學習了諸般武藝，一發了得。一日走出城外，見有兩條水牛在田中拚鬥得天搖地動，眾農夫各將農具極力上前趕打，誰知這兩條水牛一似冤家般只爭鬥不開。他便趕去用兩手捏住了兩條牛角，不許它擺來。那兩條牛恰似拱服般立著不動。眾人見了盡皆驚呆，又稱他是春牛小太歲。常言道：『動了太歲頭上土，無災也有禍』。他今雖不在家，終有日回來。故此勸公子不去動這土吧。」公子聽了，半晌不語，方說道：「你這乾人俱是沒用。不過有幾斤蠻力，不要說父在當朝，只行我的勢耀，也只消寫幾個字兒送官就處死了他。怎看得他恁般，什麼道理！」眾人聽了，俱不開口。內中有個幫閒叫做都趣，忙陪笑臉，上前說道：「公子怎不與我計較，空悶了這半日。這婦人叫做月仙，她父親是王點翠。如今要謀她到手，也還容易。就是這個邵元，我當日在他母舅隔壁住過，也還有些認得。」遂走近附耳說了幾句。公子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果是你停當，不枉叫你是都趣。」遂著明日行事，都趣一力應承。公子叫擺出酒餚，大家吃了一番，各自散去。

到了次日，都趣遂一徑走到王家來。見王志正坐在店中做活，便走入店來，拱手道：「我是城中斜石街黃太師府中第一幫閒都趣便是。今早奉公子之命，特來邀請老丈到他府中，穿點珠翠花朵。這公子家姬妾甚多，珠翠廣有，往時俱是東京穿紫了寄來。是我聞得你家手段甚高，在公子面前一力薦舉，故著我來相請。敢怕這一做起少也有百日生活，賺他幾千貫文，實是送你一件好生意上門。卻要大大的謝我。」王志聽了果有想頭，便十分歡喜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要請都趣入內款留。都趣道：「公子是性急的人，莫使他等久不喜歡。我同你正要相處，不在今日，慢慢擾你。你只人去說明，恐怕進了府中，生活在手，一時脫不得閒。」王志遂入內去了半晌，出來收了鋪面。遂同都趣出門，到了黃府。候不一時，公子出到廳上。王志忙磕下頭去，公子叫人扶住，滿臉是笑道：「你這手藝不是下等，又且年老，怎這謙謹。」王志起來，立在一旁。早有幾個侍女捧出小盒，公子用手揭開，叫王志到面前來說道：「因曉得你手段精巧，我今有這些珠翠，俱要製成花朵。你可安心在我府中細細穿完，我自重謝。你可收點明白。」王志答應，即便查點完。公子使他到一間僻靜內室，裡面床帳椅桌俱全。王志遂穿點起來。

到了第三日，忽有一個小童笑嘻嘻走來說道：「王師傅，你穿的花朵，公子十分中意。恐你在此記念家中，先送你十兩銀子，著你回去安了家就來。那時便等完了生活回去。」遂在袖中取出一封銀子，放在桌上。王志見了，便千歡萬喜，將珠翠點入盒中，又將房門鎖好，遂自來家，與媽媽並月仙說知。母女聽了，俱各歡喜，遂料理酒食與王志吃過。

不一會，不期都趣在外叫喚。連忙出來迎人謝道：「蒙都兄總承，實是感激，今日蒙公子賞賜了些回來，都兄來得恰好，權飲三杯。」都趣笑了一笑，見店後是間客座，便就坐下。王志進去，搬出酒菜，二人對面坐了。吃了半晌，都趣留心觀看，見內裡並排兩間，上面供著香火。左邊是個房間，裡面有人說話，知是月仙在內。因高聲說道：「我今走來，不是要吃你的酒，卻是有話要對你說。你實是我的總承，這些珠翠寶石俱是珍貴之物，既交在你手中，你必要小心謹慎，千條俱在你我。他府中人多，未必個個便是老實。你今日回來，可曾將珠翠收好？故此特來問你。」王志聽了，十分感激道：「承都兄記念，我已收好鎖門回來。」都趣道：「雖是我過慮，以後只是小心些的好。」王志便是點頭。因吃了半晌，都趣故意問道：「聞得你有位令婿，怎再不見？」王志道：「他今有事，出門未回。」都趣道：「原來你家內沒人照管，怪不得你要將家中記念，出不得門。」王志忙說道：「我自小是生意人，怎說個出不得門？」都趣道：「你既放得下，我有心為你。你今不要在家耽延，及早去做，博個公子歡喜，我在裡面幫襯，包你十分想頭。你我既成相知，我是個閒人，日日在你門首走過，到你家早晚討個信與你，兩邊做個傳遞人。一則好使你安心做活，二則免了你往來防範。你道可使得麼？」王志聽了更加感激，道：「實不相瞞，這幾日雖是做活，卻記念他娘女在家，早晚沒個照應。今得都兄肯早晚遞個信來，可知是好，只恐不敢勞動。」都趣道：「休說這話。我來已久，這酒不吃了，可到裡面說明，我好來傳信。」王志即入內去了半晌出來，同著都趣來做生活。

次日都趣到王家來，假托熟，問了些閒話。過不兩日帶了錢鈔，只說王志托他寄來。王家母女俱說他至誠好人。不期一日下午，月仙正同母親在樓上說話，忽聽見下面叩門甚急。王媽媽連忙下樓，開出門來。都趣慌慌張張說：「今早王老丈好好做活，不期一個頭暈旋倒，如今一些人事不知，只存餘氣。急要著人抬回，又恐反搖晃不好，正在那裡灌救，去請醫人。公子著急，叫我來報知。千萬要你去個長短。若救不轉，再作商量。」母女二人忽聽了這信，一時俱哭泣起來。都趣只是跌腳，立催起身。王媽媽只得叫月仙看好了門戶，一時等不得僱轎，只跟了都趣出門，到黃府中，已有僕女相引她入內安頓。

公子便打發了一乘大轎，同都趣又到王家來。這王月仙正在家中著急流淚，忽又聽見門響，只得自來開門，即轉身閃立。都趣忙上前作揖道：「娘子不好了！我同你母親去時，不期你父親已是氣絕。你母親正在那裡痛哭。公子已著人買棺木，就在那裡殯殮抬出。你母親只得又央我請娘子去相見蓋棺。只消隨身衣服到那裡更換。公子已備了大轎，在門外立等。」王月仙一時愁慘得主意全無，也無暇哭泣，只說得一聲：「家下無人。」都趣忙說道：「今日尚早，到那裡事情完，回來還未日落。」王月仙聽了，只得含淚上樓，換了一件淺色衫兒，將箱籠鎖好，走下樓來。轎子已抬入門來，都趣便請入轎。

月仙取出一具小鎖，煩都趣鎖門，然後坐入轎中，轎人抬出門外急走。都趣向兩鄰說知看病緣故，叫他看好門戶。鄰人見是黃公子的勢頭，誰敢問他長短。都趣遂趕上轎子而走。月仙在轎中，真是青龍白虎同行，吉凶悲喜難料。不一時看見到了一個絕大高樓門第，曉得到了。只說下轎走入，誰知抬轎的只不停歇，一徑抬走到廳前，轉過側首，繞過一帶迴廊，委委曲曲到別一洞天。月仙忙在轎中偷看得，一時驚驚喜喜。你道是什麼所在？原來是一座園亭，十分齊整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園亭沼囿，亭榭樓台，樹木扶疏，陣陣花香沁鼻，竹林掩映，聲聲好鳥鳴人。堪愛處，交頸鴛鴦；喜羨來，並頭蓮蕊。池中死

水活魚游，園內假山真鹿走。左彎右轉，滿前院宇深沉，疑是內中高士臥；東迤西透，幾座重門繡幕，應知裡面美人居。行到盡頭，幾處梨花半掩；走臨幽徑，數竿簾捲西山。風細細，送出鶯聲；香馥馥，微聞燕語。安排香餌，一步步引入桃源；暗設機關，一層層漸來巫峽。果然是一座少年行樂之場，實不亞當時金谷。

月仙在轎中看了這些繁華富貴，一時樂以忘憂，驚驚喜喜。正貪看不盡，不期轎子忽歇下地，才想起苦事來。不見母親接引，又不便出轎。正在驚惶，忽見門內走出一個華麗婦人到轎邊來，笑嘻嘻用手啟簾，對月仙說道：「姐姐恭喜！令尊暴恙全虧公子之力，幸得救醒，尊堂陪侍。請姐姐到小妹房中權坐，然後使人引去。」月仙忽聽見父親無恙，母親陪伴，不覺掃盡愁雲。又見說全虧公子之力，又見她這般稱呼，就知她是公子一位寵妾，隨即走出轎來。一齊進門，分了賓主相見坐定。月仙謙遜道：「蓬茅俗婦，愧登富室之堂，敢蒙姐姐屈禮下援，不勝榮幸。只不知姐姐是公子何人，兼請芳名，以存知感。」那妾笑說道：「姐姐是璞中美玉、蚌中明珠，特未遇驪龍，未逢良琢耳！不過暫時埋掩。若遇有人，自能玉潤珠輝，安肯作珠老玉頹？若以妹子陋容，自謂不及姐姐於萬一，而能居斯堂寢此室者，是得富貴之人以佐其歡耳。小妹賤名解語，是公子姬妾中之第四人。姐姐聞名，久已盈耳，不敢復問。」說未完，侍女擺上茶點。月仙只得又謙遜了一番。二人對坐同吃。月仙舉目觀看堂中，果擺設得古董玩器，令人觸目琳瑯。只見一個侍女走向解語身旁，暗暗說了幾句。解語點頭，因對月仙說道：「原來令尊雖是痊癒，公子卻留令堂在此，服侍兩日。曉得姐姐在我處，著我款待，不要慢客。少時就送酒席來，請令堂來此。」月仙聽了，只得說聲：「取擾不當。」解語遂起身攜了月仙，賞玩些古董，又步入園中看些景色。兩人說說笑笑，甚是投機。早有侍女來請入席，解語遂邀月仙同到席中。

月仙已是情熟，便自對酌。飲到中間，解語說一番家中富貴，誇一回公子風流，少年知趣，月仙只點頭默聽。不一時，侍女送上燈來，月仙因不見母親到來，只得要起身辭歸。解語迎住，笑道：「令堂已被公子相留，難道妹子倒不留姐姐下榻！只是休嫌簡褻。卻不道相逢俱有意，會合有緣人。」月仙含笑，只得坐下。解語便又勸飲，月仙見她這般款待懇懇，遂不復思歸，便安心飲酒。飲了半晌，月仙漸覺力不勝酒，嬌軟倩扶之態。解語見了，便辭說有事入內便來，遂起身走去。

月仙只得獨自坐在席間，因暗暗尋思道：「他的人物，全賴裝裹點染媚人，所以得公子寵愛。想是這公子不以色是求，只存富貴中之妾名耳。只是她說少年風流，卻不似個不好色的人。一時不便問得。」因又想起解語將珠玉比她的言語，細細想了一遍道：「她這幾句話，不要將它作贊美我的姿色。我今細細想來，實是譏刺我的言語，笑我徒生美貌，不得遇富貴今所可恨者，嫁一貧賤郤元，而不能為他所寵愛，則月仙之命薄緣慳，今生已矣。前日自見馬上這位官人以來，只覺寸心如係，顛倒愁煩，向何處尋消問息，只好作一癡想。不期今在無意中倒被他句句道著我的心事，甚不可解。」

正沉吟想念間，忽見燈下閃走出一人，飄巾朱履，鶴氅繡服，飄飄然趨走進前，笑嘻嘻躬身下禮道：「前蒙小娘子樓頭顧盼，小生馬上墜鞭，恨不能鵲架銀河，片時會合。今夜相逢，實乃三生有幸。」月仙聽了，忙起身將他一看，果然就是這位官人，不勝暗暗驚喜，幾回錯認夢中。定了半晌，只得問道：「郎君何人，怎得在此？」那人笑說道：「小生便是宅中公子，姓黃名金。自從那日得見小娘子之後，廢寢忘食，相思徹夜。一種苦情，今且無暇細述。」說罷遂挨近身來，做出萬千情急之態。月仙含笑阻說道：「公子貴人，寵妾盈庭，請自尊重。」黃金道：「小生房中姬妾雖多，實不及小娘子萬分之一。故極力圖謀設下此計，邀請小娘子降臨敝室。申訴愁腸，不意所謀俱遂，實乃天作天合。得親色笑，大慰平生，乞賜俯從，莫辜良夜。」說罷，即跪倒膝前，溫存拜懇，月仙忙用手來扶，早被黃金手勾粉頸舌送丁香，輕輕抱起，走入側首房中。房中已有燈火。月仙低言：「不可造次，人見不雅。」黃金笑道：「我已吩咐，誰人敢來！」便抱近榻前。此時月仙情癡若醉，一任公子輕舉金蓮，按投玉筍，雲雨起來。兩人十分樂意，怎見得？但見：

喜孜孜的是香乾淺，笑欣欣實有鄧潘驢。嬌嫡嫡，雖雲少婦，尚存處子含羞。熱突突，只道年輕，卻有老成伎倆。亂紛紛，有如蜂釀蜜；急攘攘，勝似蝶鑽花。汗津津，美滿情懷，喘吁吁，週身快暢。骨都都，泛溢藍橋，軟蘇蘇，醉倒吏部。從今罷卻相思，已後恩情似海。

兩人狂蕩完，公子扶起月仙，為他整衣理鬢，不勝感激。月仙道：「賤妾寒門陋質，所嫁匪人，只憐命薄，不作他想。不意那日臨窗自遣，得遇公子眉目送情，墜鞭留意，兩心眷戀，脈脈相關。自到如今，身心若有所繫，已擬作來生之好。誰知公子情深，不忍棄擲，謀妾到此。初見驚疑夢境，兩願皆從。今妾之身，公子之身也，不知將來何以置妾？倘或有始無終，情如朝露，今夜寧死於公子之前，庶免日後怨別愁離之苦！」說罷舉袖拭淚。公子聽了，忙指燈作誓道：「我黃金若不與月仙圖個天長地久，必亡身刀下！」月仙忙將衣袖掩他的口，祝道：「心真誓滅，禍變禎祥。」公子聽了大喜，遂將王志無病，留她母親在別室，細細說知，又說及謀娶。正未說完，解語走入，月仙忙將公子推開。解語笑道：「我公子為姐姐費盡心機，今夜才能歡會，正好快樂，怎倒推開？我與姐姐如今已成一家，不必避嫌，妹子已另備喜酒，暢飲一番，再尋佳鏡。」公子遂攜了月仙出房，另是一席酒餚。遂與月仙並肩坐下，解語對坐。三人不復顧忌，歡飲了一番。解語因見夜深，忙促引二人另到一間精潔香房，遂自走出。黃金與月仙各自解衣上床，真是一夜歡娛，千金難買。

到了次日，公子出房，著都趣與王志夫婦說明；又喚進王媽媽入房，月仙述知緣故。兩人先前氣惱，卻被都趣先用勢壓利害之言，次以富貴動其心。二人見已中計，女兒又已心願，只得允從。公子大喜，遂厚待二人，送他先自回家。

遂與月仙日夜不離，朝朝寒食，夜夜花朝，十分快樂。不知不覺已住了三月有餘。王志夫婦常來催月仙回去，恐怕郤元早晚回來。月仙只得與公子細細商量了一番，送月仙回去。只因這一回來，有分教：

安排杰士入牢籠，準備佳人歸繡幕。